

〈副作用〉

悲傷最懂得找到你生活的裂縫，悄悄滲透，環住你的腰，爬上你的肩，捂住你的口鼻。

1

最近，我被鬼纏上了。

好啦，與其說被纏上了，倒不如說我多了個幽靈朋友。除了我妹偶爾會因看見我對空氣講話而欲言又止，別人都感知不到戴青宇——我的幽靈朋友。

除此之外有個意想不到的好處：只要我呼喚，他就會馬上出現。

戴青宇抱著一疊書包裝不下的雜誌，牢騷道：「欸，林奕彰，我不反對你有事找我啦，但你這樣是把我當什麼？」

為了明天的期中考，我一口氣把書都塞進書包，結果重得差點往後摔，只好找他來幫忙搬。

我賞了他一眼。「幫我搬啦，我沒手拿了。」

戴青宇把我掃視了一遍，從後背包，一邊側背，到兩手提袋。「你看起來像要跑路。」

「跑路哪會帶這麼多東西，移民還比較像吧。」

「帶著伊隆馬斯克？」他看向懷中的英文雜誌，封面印著伊隆馬斯克的臉。

「那說不定會是一種啟發。」我玩笑。

他眯眼，隨即轉換話題，問我怎麼考試前一天才帶書回家。

「我昨天弄我們這組的作業弄到快兩點，還不就白痴組員……」我抱怨了整路。到家後，我筋疲力盡到直接癱倒於客廳地上。

去補習的妹妹不斷對我行注目禮。媽皺起鼻子嘮叨：「林奕彰，地板不是床。」爸下班回來，對他兒子的行為更是疑惑。「怎麼躺在那？」

「好累。」

「那就去休息啊。」

「我要讀段考，不能睡。」

直到晚餐媽說醫生新開給她的暈眩藥吃了反而想吐，竟有如此荒謬的副作用時，我才爬到桌邊加入晚餐。

2

家，公車站，學校，火車站，家——我的日常如此千篇一律，總是同一條路，同一班車，唯一變化的只有回家時的夕陽。

經過家附近的公園，今天的暮色是橘紅的層積雲，深紫從天際往內漸層。戴青宇以這樣戲劇性的背景揮著手走來，身旁跟著一隻狗。

「今天怎麼樣？」他笑吟吟地問。

「還好。」我收起在火車上看的隨身讀。「那是你的狗嗎？」

他搔搔後腦，搖頭，指向遠處一個背著手散步的阿公，「是那個阿公的，但牠好像很喜歡我。」

我哭笑不得，「把牠還給牠的主人啦！」

他嘿嘿一笑。我目送他轉身領著狗狗回去找主人。

為何我這麼輕易就接受了戴青宇？該問的是，為何不？

除了憑空出現與憑空消失，對我來說，戴青宇就和其他人沒兩樣，再真實不過了。我可以用他的脖子暖和我凍僵的手指，聽見他被冰得怪叫、和他分享一天所有事，他傾聽，發表意見。我們會因同件事發笑。有時我們也會整整一小時沒講話，只是同處一個空間。

我們初遇在一個深夜。當時我起身想下樓找宵夜，不料因熬夜或遺傳我媽，瞬間眼前一片黑，地板變成牆壁、牆壁變成天花板。我趕緊蹲在樓梯口才沒在半夜默默摔死。

在我蒐集平衡感、視力恢復的同時，身旁多了個人也蹲著——不是我妹或爸媽，他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年紀。我還來不及懷疑自己是否在做夢，他就對我說：「嗨，要吃蘋果嗎？」並信手摸出一顆蘋果。我抱著一如白雪公主接受壞皇后毒蘋果的決心接過了，結果戴青宇給我的蘋果就和他本人一樣無害。

我示意自己嚼著的蘋果，問他那算不算魔法。

他自豪地點頭。「雖然只有蘋果，不過是無限量供應的。」他下巴微揚，向我展示一懷抱的蘋果，「一天一蘋果，鳥事遠離我。」

看見我被逗笑，他嘴角上揚，一攤手，那些蘋果又憑空消失。

他要我叫他戴青宇。我們很快便聊開了。即使確知戴青宇不是一般人，我仍有種能放心把一切都倒給他的感覺。就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朋友而言，他從不讓我覺得危險，反倒是安心。

3

戴青宇抱著一隻狗迎面走來，「你看完數學了沒？」

忽然一輛公車高速駛來撞飛了他們，鮮血蔓延，狗吠不停。我驚慌地跳上車，猛按下車鈴——

那鈴聲化為穿透鄰居牆壁來到我房間的小提琴聲，我倏地睜開眼，像隻被訓練成聽到鈴鐺便會流口水的狗，只要隔壁小孩練琴前調音的聲音響起，就會嚇醒。

最近老做累人的夢。時鐘顯示九點半，我通常補眠到中午的，可無論是用手或枕頭捂著耳朵，糟糕的琴聲仍敲打著腦袋。

「他這一個月完全沒長進。」戴青宇坐在我桌邊，半是輕蔑，半是覺得有趣地笑。

我對著枕頭咒罵，「你還笑的出來。」

他識相收起揶揄。「你們家沒跟鄰居反應這個問題嗎？」

「反應過了。」小孩的媽媽說「小朋友說小提琴是他的夢想，不然你也來幫忙勸勸他呀。而且有裝弱音器，琴聲不會那麼大的。」我們和鄰居的對話根本不在同個頻率上。

一聲響亮的嘎吱諷刺地從隔壁傳來，我苦笑，像隻宿醉的水母認命滾到書桌前寫數學。數學是我最不擅長的科目，但我不太怕考試，我害怕的是數學老師。數學老師總是頂著精心上捲的頭髮，散發出濃烈的香水味。她起初給我的印象是個挺關心學生的時髦阿姨，事實完全相反。她的為人就像數學課本，起初表現得淺顯易懂親切友善，一轉眼莫名奇妙就變得不講理。

她會說「注意這題正負號哦」或「你可以這樣算」，下一秒她也可能大吼「我有沒有說過不要這樣寫」或者「誰叫你這樣做的」。要是誰微不足道的舉動惹到她，只能自求多福。上她的課我都得祈禱別被當成目標，能存活下來。

戴青宇滔滔不絕地發表對於小孩學音樂的見解，接著談到歷史上有個音樂家因為想和另一個音樂家當朋友，於是在半夜帶著一大罐對方喜歡的蜂蜜登門拜訪。即使好奇後續，但我得先處理完數學，因此我拜託他安靜五分鐘，「讓我寫完這題。」觀賞著我算數學的他不久後便淡出在空氣中。

直到妹妹來叫我吃飯，我才發現自己低頭解題到雙眼快不能對焦遠處。

妹妹靠在門框，「媽說她又頭暈了，晚餐簡單吃。」她沒等我回應便繼續說：「你最近是不是在準備演講比賽？我一直聽到你在房間自言自語。」

我早該意識到這房子的爛隔音。「我在講電話。」

她嘴角抽動了下，過了半晌才說：「那你幫我看看這題！」她拿來一張數學考卷，圈了幾題問我。

我嘆氣。「好啦。我等等看。」

她雀躍一笑，「哥最好了！」

解決晚餐後，我與妹妹的考卷繼續奮戰。

耳裡有尖細的嗡鳴漸強漸弱，那些符號與算式令我聯想到數學老師——明天有兩堂數學課，我要是被點到回答問題不會怎麼辦？裝病翹課？確實有效，卻非長遠的解方，我高中的數學課還有上百堂。耳鳴越來越猖狂，幾乎要把我的頭骨鑽出洞來。

要是戴青宇在這裡就好了。

應時，戴青宇出現在桌旁。光是看見他，我喧囂的思緒就緩和不少。

他從半開的窗往外看。月光篩在臉上，他在深藍色調的濾鏡下頗像鬼魅。

「為什麼你可以隨時出現？……你到底是什麼？」

他聳肩，「我就是聽到你叫我。」他思忖了片刻。「放心，你沒瘋。只是因為你的生活像你媽的藥有很糟的副作用，我才會出現。」

我似懂非懂，「所以，你是我副作用的副作用？」

他哧地一笑，「什麼啦？」

「負負得正啊。」

「你還是把我當幽靈好了。」一陣風吹翹他一撮頭髮，雞皮疙瘩爬滿了我全身。

我媽總說「西南風很笨，都吹不進屋裡，門窗開再大都無濟於事。東北風倒很機靈，只要有一點縫隙，它就會鑽進去，刺骨地讓人難受。」

悲傷亦然。

4

隔壁同學花了好久算分數。無論怎麼顛倒考卷或調整角度，都沒法讓我的成績看起來及格一點。

「想彌補分數的放學可以留下來補考，我會斟酌加分。」數學老師整理著紙張。「補考的權利是你的。如果不想當掉，你自己想清楚。」

我決定留下來。一小時後，考卷在排頭發下。「開始考試！」數學老師的嗓音穿透了人們討論題目的鬧哄哄聲，瞬間教室所有的聲音都沉了下來。

我一拿到考卷就後悔了，只能努力喚回過往解題的記憶，希望能多算出一題，耳朵因大腦運轉過度幾乎冒出煙來。

幾近溺斃在幾何海中的我被粉筆夾敲講桌的響聲拉回。「時間到！收卷！」我接過前面同學的考卷交到數學老師手上。她瞥了眼我的考卷，眉頭立刻蹙起。她又多看了兩眼。我胃底越來越燙。

她用食指掃過姓名欄。「林奕彰是誰？」

肺突然被塞滿了棉花，呼吸好困難。我呆佇在原地，笨拙地示意自己。

她不悅地嘆氣，拍拍袖口的粉筆灰。「我額外改你們的考卷讓你們加分，可不是學校規定的耶。你寫這樣是來鬧的？」她用粉筆夾戳著我的考卷，沒留給我一點辯解的空間。「不用改了，不要浪費我的時間。你根本沒有認真要做啊，態度真差。」

她粗魯地抽出考卷塞還給我，示意教室外，「你走吧。」

我石化，不知所措。

「離開，你離開。」她一眼都沒看我，徑直不耐煩地用粉筆夾敲著桌面。

我學過光榮革命，學過牛頓定律，可是沒人告訴過我，考卷寫得差到被老師拒收並趕出教室該怎麼辦。我尷尬地垂下眼，躊躇倒退了兩步。

她猛然起身，大聲斥道：「我說的話你哪一句聽不懂！你要留下來幫我改考卷是嗎？離開！」

羞恥在胸口、肩頸、眼眶綻放。我緊攬理智，盯著腳尖，保持禮貌地點頭，胡亂把拚命寫的考卷塞進書包，忽略其他人投在我後腦的灼熱視線離去。

擠過車站一群嘻笑的學生，數學老師的斥責再度響起，糟糕的情景接踵而來。悲傷是一桶盛滿的水，只要我鬆懈、失去一點平衡，就會傾瀉而出。四周景物快速地後退。人說在雨中走得越快，所淋到的雨越少。那在悲傷中走得快些，能否不悲傷些？

5

我頹倒蜷縮在房間地上，所有念頭全擠到腦中，我快要分不清楚究竟是它們在我腦中，還是自己深陷其中。

過了好久，我聽見樓下家人回家的聲音。

過了好久，我發現戴青宇坐在斜射進來的霞光中。

省下形容，我們之間就是寧靜。

我忍不住嗚咽出聲。手心、手背、袖口都止不住從眼珠流出一行行的委屈、悲愁和一點憤怒，它們在地上悶聲破碎。

我花了好一段時間平定，才意識到在戴青宇面前展現最軟弱、難堪的一面是件不需任何掩飾的事。我只需要做自己，甚至可以不是林奕彰。

一包面紙被推到我鼻下。我忍不住抽噎，顫抖地說：「我已經努力想做到最好了……」

即使不擅長數學，我從來沒因而徹底放棄，仍拚命想達到要求。數學老師說這是我們的權利，而我只是不知道答案，卻被指責態度差、浪費她時間。話明明能好好說，她偏偏選擇大吼大叫趕走我。除了今天，課業、人們、我自己雜亂的煩惱——這陣子的糟心事從來沒有消失，只是暫時被揉成一團做成未爆彈埋起來了。

我覺得好糟易碎無用覺得自己像缺角的盤子像被吸塵器咀嚼過的逗貓棒像整疊釘起的文件中裝反的那一頁。

我那樣說著，戴青宇在沉默中傾聽。

「我懂。」

他在我身旁躺下，我用腫澀的雙眼凝視著他。

「你數學老師超爛。」他毫不婉轉地說。

「她一味相信自己所認為的，沒有穿過別人的鞋子——沒有站在別人的角度想。你寫錯就是態度差？鬼屁。要是她試著了解身為你的感覺是什麼，就不會那樣說了。」他忿忿在胸前交叉手臂，「再來，又不是叫她多溫柔對學生，可是沒必要那樣吼吧，她根本情緒管理有問題。不是你的錯，就連數學不會也不是。」

見我沒反應，他又說：「別浪費力氣恨這種可悲的人，你還應該憐憫他們勒。」我今天第一次真的想微笑。

「說到這個，你不覺得你有時太委屈自己，對別人太好了？」他慎重地挑選字眼，以免像在責怪。

我嘆息，「我當然知道。」同學都覺得任何狀況丟給我準沒錯；我大可對隔壁小孩大叫「你毫無音樂天分」，卻選擇忍受他恐怖的練琴聲；我妹有題目不會都會來找我，就算我也不太懂，我還是會犧牲時間陪她解出來。「大家都說：『林奕彰最好了』，那是很難擺脫的標籤。好多事情我都無力改變，只能屈服、忍受——」

我停下來。「我是不是很糟？」

戴青宇遲疑了。

「對不起。」我低下頭，隨髮絲散落在額前，不知自己在跟誰道歉，為了什麼。

我一直都睡得太少又不太好，經常耳鳴還頭暈。搭車時總是背著單字，走回家時想著待會什麼作業要先做，每天聽鄰居疲勞轟炸的練琴聲，入睡前還有明天、下週、未來的焦慮。總覺得再不跑快一點，就會被世界拋下了。

人們總就著夢想藍圖說，為了未來的幸福，現在得努力。只提光明，忽略理想讓人遍體鱗傷的副作用：失眠、挫敗、絕望。現實中沒有背景音樂，沒有慢動作，更沒有快進，只能一直焦慮到自己害怕的那件事來臨，並面對它，完完全全。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海面上的海獺，只能隨著浪無助地起起伏伏。」

戴青宇柔軟的眼神彷彿他切身感受。「如果你是海獺，我會是水草。」他輕語。

他不介意我一把鼻涕一把淚，把我的臉埋向他領口。

二十下心跳。

「好點了嗎？」

我點頭。

「我們去個地方吧！」他後退些，站起身。

我抓住他。「不行！我還——」

戴青宇譴責地瞪大眼，「如果你要說作業或準備考試，拜託別。我只花你三分鐘。就這三分鐘，忘了那些煩人的事情。你家有沒有可以放CD的東西？」

我狐疑地點頭。

「那正好，擦擦眼淚。你可以趁等我的時候去拿，」他一笑，在空氣中退場，「馬上回來。」

從地上站起來是件艱難的事，而我辦到了。在儲藏室找到CD播放器，拍去上頭灰塵，我抱著它用肩膀頂開房門。戴青宇已就定位，手裡多了張沒有任何標記的CD。

我放下播放器，坐下，拋給他疑惑的眼神。他一臉胸有成竹。

機器讀取光碟的聲音咻咻響起，戴青宇按下播放鍵。

那聽起來像在寧靜中漫步。涼風微微拂過，鳥兒的歌聲如懸在天邊的冰晶。一隻鹿從灌木叢現身，牠緩步接近，接著矗立著回望著我。突然身旁多了好多動物，松鼠、兔子和鳥，在森林裡拉著手轉圈跳著華爾滋。

看著戴青宇，我忍不住對他微笑。

我們隨意歡呼，與蝴蝶打招呼，迎著帶著芬多精味的風，像要衝破前方一切障礙跑起來。不管風在耳邊怎樣呼嘯著，忽視身後揚起的衣襬，毫無顧忌。一百片薄荷在胸膛中。我旋轉、起舞，對著天空高歌，感受著喜悅。

音樂停止了。

「這就是音樂的世界。」戴青宇啃著蘋果嘆道，「心靈良藥。」

他將剩下的蘋果吞下肚，隨手把果核不知扔哪了。「你的腦袋在聽音樂時會產生多巴胺或管他什麼的，那就跟吸毒沒兩樣。」

我嘴角上揚。

他把光碟收回盒子裡塞給我。「送你。心情差就聽聽吧。」我謝字都還沒說出口，他就打了個「不客氣」的手勢。

「欸，」他對我喊著。

「嗯？」

「你很棒啦。」

我抬頭迎上他的目光。

「你數學不好，想太多，對別人太好——人因有缺點而為人。你可以說那是瑕疵，也可以說是特質，它們有時甚至很讚，就像我喜歡月光在走音的鋼琴上彈。」他抓抓頭，「只是些建議：如果覺得要崩潰了，就暫時遠離那些鳥事，跑跑步，看看電影，或什麼都不做。別任由自己陷進去了，只有你能即時把自己拉出來。」他的輪廓像被塗抹過一樣柔和。

我撐著下巴，歪著頭看他，半晌後才戲謔：「您真睿智。」

他的眼神窘得飄移了一下。「話說，你明天有沒有數學課？」

「每天都有，怎樣？」我咬著牙說。

他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搖頭。「保持好心情，別讓數學課壞了你一天。」

6

今天雨更大了，還時不時打雷。

粉筆灰搔得我鼻子很癢。我不幸被數學老師抽到上台解題。她看來不記得我是那個「態度不佳的學生」，儘管只是昨天的事，她也沒在我這無關緊要的衰鬼上費心。

麥克風放大了數學老師扁扁的嗓音，批評著我毫無邏輯，說我學數學十幾年數學怎還如此糟糕。我感覺腎上腺素在沸騰，隨時準備好戰鬥、逃跑。

保持好心情。

「錯！你要用海龍公式啊，你知道海龍公式嗎？」她兩手插著腰，語氣滿是我是個白痴的隱喻。

保持好心情。

她輕蔑地搖搖頭。「不是那樣算啦。」

除了雨聲、悶雷以及麥克風的雜音，教室一片寂靜，氣氛凝重得要把我壓扁了。

保持好心情。

我快不行了。

「根號S乘減abc啊——」她的麥克風突然發出一陣震人耳膜的刺耳噁噁聲。

一個咕噥從音響控制處那傳來，我斜眼看見戴青宇站在那，手還擱在旋鈕上。

數學老師還想講什麼，但班上此時已罩著一層交頭接耳聲——想必在交換昨天補考的情報——她的麥克風又沒聲音。她低頭調整別在腰間的麥克風，接著又要我讓開，繞過我測試喇叭系統每個按鈕。

戴青宇跑到黑板另一邊，拿起粉筆，向我說：「你站遠點，別往這邊看。」並寫下：

ASSHOLE

戴青宇畫了個箭頭，指到我們之間檢查麥克風的數學老師。有人注意到了，驚呼與討論聲越來越大，連麥克風的吱吱聲都蓋不住。她只好切掉電源，站直身。注意到黑板上的新筆跡，她順著箭頭一路瞟去，直到看到那個字。

她大叫一聲，不靠麥克風，我敢說整棟樓都聽到了。

「誰寫的！」她面紅耳赤，氣到指著黑板的手在顫抖。「你！」她狠狠瞪了我一眼，指控重重砸在我額頭上。我連忙擺手否認，驚慌得差點跌下講台。

「不是林奕彰，他剛剛一直站在那——」台下有人替我作證。

我不曾在她分神檢查音響時越過她到那裡的黑板，有邏輯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懷疑我的。但我想數學老師正在失去那兩個東西。

同學畏懼的聲音：「那個字——是憑空出現的——」

她憤怒地猛拍講桌，籤筒被震得彈起，籤散落到地上。第一排的同學嚇得抖了一下。「字怎麼可能憑空出現！你們是在玩弄我嗎？」這些話從她齒間迸出。

「是誰寫的給我老實承認，別想對我要嘴皮子！」點名簿和她的課本都陣亡在地上了。我杵在原地，隨時可能被波及。

不知戴青宇究竟要搞什麼把戲，我不敢太明顯地往他那看。

「要是沒人承認這就是你們全班的事！說我是什麼？」她轉頭看那個字，力道猛得差點扭斷脖子。「太差勁了！可恨！你們這是侮辱師長！侮辱師長！」她全身都因氣憤而發抖，每講一個字就戳一下空氣。

戴青宇拿起一支新的粉筆，像隻煩人的蒼蠅在她面前揮著。所有人的視線都聚焦於那根飄浮的粉筆上，有人倒抽了一口氣，膽小的人摀住眼睛尖叫。數學老師停下喝斥，直盯戴青宇拿著的粉筆，雙眼滿是不可置信。戴青宇確認她有在看，便繼續在黑板寫下：

U deserve it（妳惡有惡報）

在別人眼中，這是由一支懸在空中的粉筆寫下的。沉悶的天氣、陰森的雷聲，連同剛才的麥克風事件，鐵定讓人毛骨悚然。

全班亂成一團，有人拿手機拍戴青宇的筆跡，幾個嚇破膽的人躲在桌下。有人昏倒了，有人鬆口氣，笑了。

笑了的是我和戴青宇。

昏倒的是數學老師。她在倒下前，先是驚恐地望向我，我盡可能給她個無辜、驚恐、不曉得究竟發生何事的表情。

班長跳出來主持場面，「去找護理師，快——林奕彰，下來吧，」他把我拉下講台，示意那兩行字跡，「離那個遠一點——」接著跑出教室求援。

我回到座位，戴青宇從講台上跳下來。大部分人都離開位置聚在一塊，沒人注意我對著空氣講話。「幹得好啊。」我宛若看見吵人一夜的蚊子終於被打扁，一股暖流從心口一路蔓延到頭頂、腳底、指尖，再痛快不過了，只可惜不能表現出來。

我好奇其他人為何能看見戴青宇拿的粉筆。

「通常是看不到，不過都湊到他們鼻子前面還沒發現就太誇張了吧。」他解釋。

「酷。你打算怎麼收拾？」

「你們校護跟其他該負責的人會來收拾的。你覺得要不要擦掉那些字？擦掉好了，還是別留什麼證據。」他俏皮一笑。

字跡的消失又引起一波喧然，「我錄到了！我錄到了！我錄到字自己不見了！」有人大叫。

數學老師昏倒兩分鐘後，校護氣喘吁吁地跑進教室，蹲在不省人事的數學老師身旁，過了片刻才站起身，「你們老師沒事，只是嚇壞了。」

又過了一分鐘，救護車的警笛聲接近，數學老師已經甦醒，但她仍躺在地上。救護人員出現，把她扛離現場。班上充斥著壓低的話語。

「你為什麼要那樣寫啊？」我問戴青宇。

「你不覺得英文很有那種安娜貝爾、厲鬼復仇的感覺，而且簡潔有力？」他微微揚起下巴。

「不是啦，我是說，你寫的實在有點粗魯。」

他乾笑。「不然我要寫什麼？『感謝您春風化雨』？」

我哼笑，「比起劈頭就罵，不如給她一點具體改進建議嘛。比如多點同理心？」

他用觀看特有種生物的方式透過指縫看我，搖頭。「算了。反正你跟她扯平了，她之前給你多少心理壓力，現在全部還給她。」

往後只要面對數學老師，我都會想到荒唐的今天。兩雙眼對上，因笑而眯起。

7

從車站走回家，公園茂盛的草皮中有許多小花苞萌芽。最近偶爾還下雨，卻總是伴隨著太陽，一切似乎都在好轉。但距離戴青宇上次出現，亦即我們嚇昏數學老師那天，快一個月了。無論我怎麼呼喚他都沒有回應。有時我會在一瞥中看見他凝視著我，頃刻間又消失不見，讓我懷疑自己只是眼花，只是太心心念念。

我生活的每一幀到處都有因他消失而出現的裂口。

明明身邊沒人，我仍會逕自對空氣發言；我會在公園尋找一個對我揮手的身影；我會不得不暫停播放他送我的CD，阻止那一顆顆音符聚集、勾勒出他的輪廓。

我發現自己把戴青宇當成了生活的緩衝墊，或他說的海草——我多麼依賴他。他不會在我需要時隨即出現令我很不安。

而他現在居然站在我面前，猶如無事發生地對我咧嘴笑。

我忘記眨眼，緊攬他的手臂。「你去哪了？」

他撥開我牢牢抓住他的手，接過。「我哪都沒去。你終於能看見我了？」

他的輪廓邊緣模糊。我揉揉眼睛。

戴青宇岔開話題，問起數學老師。我們往家的方向走去。

「現在是代課老師。聽說她身體沒事，只是想休養一會。老實說，她暫時不出現也好。」我不以為意地說，「她不只針對我一個人，多數人也對她沒什麼好感。我甚至願意付她退休金讓她趕緊退休，增進公共利益。」

戴青宇的眉毛挑得老高。「你別同時這麼仁慈又諷刺好不好？」

我閃過他的問句，「意外的是這件事沒被大肆宣揚，明明就有你亂寫字跟擦掉的證據，好多人還是覺得我們的說詞太荒謬，不信，這件事也被禁止討論。」

「他們是不是覺得那是P圖的？」他撇著嘴，一臉被冒犯。

我聳肩，默數腳下的地磚，拉回話題，「——所以我為什麼看不到你？」

他長吁。「我以為你再也看不到我了。」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能讓我看見，可他的臉仍罩著一層雜訊。

我努力想看清楚他一些。「是因為副作用解決了，你就會消失？」

他的話證實我的擔憂。自從我不再懼怕數學老師，不再因那些糟心事死氣沉沉，我似乎不再需要緩衝墊——不過事實上我需要戴青宇！我卻必定會失去他。「我覺得分崩離析，只能輕飄飄地任你叫我的聲音消散。」

我不喜歡他訣別的語氣。「雖然我在『解決掉』你數學老師之後就得走了，但那不是終極大魔王，未來一定有其他難過的檻，我不能一直陪你，你得自己面對。」

我知道我當然不能一輩子都古怪地跟空氣講話！但——

「為什麼你不能是個存在的人？」我站在家門前，幾乎是指責著他。

他楞住了。

指甲在我掌心留下四道深深彎印。「為什麼以後我們不能隨時見面？像別人那樣？」

他垂眼。噢，這不是他能控制的，我竟強迫他在我們的離別扮演壞人。戴青宇不是壞人，數學老師亦非，現實中沒有一個明確的反派——又，現實中一切都是阻止我安穩度過每一天的反派。

他對我的道歉搖頭。「我懂。」我多希望往後還能聽見這句話。

「回來啦？」爸在屋裡聽見我的聲音，對我說，「怎麼不進來？菜要涼囉。」

我應了聲，望向戴青宇。「先好好跟你家人吃飯。」他說，「我保證會等你。」

在飯桌坐下，看見我解不開的眉頭，妹妹投來關切的眼神，我回以「沒事」的嘴型。

碗筷的悶響，妹妹撥弄著菜葉，「連續三天都吃菠菜。」爸附和。媽答道：「有什麼辦法，三把只要十塊——」他們雖在我身邊，聽起來卻好遠，如同在另一個星系。

讀完明天的的小考，夜已深，天空彷彿綴著星點的深色掛毯。我熄燈，縮到棉被中，只留檯燈。戴青宇如他所誓在老位子上出現，像訊號薄弱的影像忽隱忽現。我撐著因疲勞而沉重的眼皮，想捕捉當下永遠凍結。

他說明天就走，故作爽朗地笑。檯燈關了，為了掩蓋他逐漸模糊的身影。「睡飽能有更多正向情緒，所以記得要早點睡，可以減少副作用。」

閉上眼，我們共同的記憶如故障的幻燈片不斷閃著。這一切來的太倉促，結束的太快。我莞爾，一股熱流從心底升起，每次眨眼都有淚水沿著臉頰滑下、滴落。「我會。」我用力吞掉「你可不可以不走？」這句話，使得一陣酸楚逆竄上鼻腔。我微微發抖，在棉被裡藏得更深。

黑暗中，我努力不讓話因悲痛而支離破碎。如果有神說能改變我的命運，沒有數學老師、沒有噪音污染的鄰居、沒有這麼脆弱的我，我不會因為壓力太大而崩潰，戴青宇會是我拒絕他的原因。「我喜歡你這個副作用，你讓我覺得身為林奕彰不是件悲慘的事，反而有點幸運。」

我能聽見他微笑。他的聲音像羽絨在空中飄舞，最後落到我耳邊。

「我也很希望我是個正常存在的人，想為我們的每一刻踩下延長踏板。」他的話把我攪得五味雜陳。心怎麼能在覺得暖的同時覺得痛？「但延長到最後，餘響還是會消去——」他的聲音戛然而止，所有話語都堵在喉頭，我亦是如此，於是我呼喚他。

「戴青宇。」

「嗯？」

「沒，只是想叫而已。」

他愴愴地輕笑，對我敞開雙臂。此刻的東南西北一點都不重要，我們的世界就是圍著我們轉。

8

聽見兩滴落在窗台，拉開窗簾，陽光碎屑灑了一地，外頭依舊下著太陽雨，真不尋常的景色。

不曉得戴青宇何時走的。在我睡著前，緊裹住我手的溫暾沒有消退過；醒來時，手裡取而代之握著一團信紙，寫著：

「道別的時候我一定會落下什麼沒好好說到，所以這是補充。

你說你覺得自己太依賴我，我也是。我真的很喜歡和你在一起的時光，就算你嫌我話癆要我閉嘴五分鐘，那些五分鐘我也喜歡。所以我時不時就想去找你，看你在幹嘛。」

那解釋了為何有時我沒叫他，他仍出現了。我忍不住彎起嘴角。

「希望你想到我們一起過的這些日子時，是笑著的。當然如果你真的難過，我不反對啦，但記得嗎？要把自己拉起來，把花在悲傷上的力氣留著，做能讓自己開心的事吧！」

我已經開始想念身旁翹著腳的戴青宇、先被自己逗笑而無法好好告訴我要說什麼的戴青宇、隨著音樂扭動的戴青宇。這些平凡的事，這些戴青宇我都想念。我繼續讀紙條，慶幸他的鉛筆筆跡不會因沾水而暈開。

「你注意到並吸收這世界的負能量，默默偉大地回以溫煦——雖然容易吃虧，卻對這個世界好，你真的很棒，別討厭自己。不過我不保證未來能保佑你，自己離那些拍咪啊遠點！（一個蘋果塗鴉）」

最後一段的筆跡稍微不同，大概是後來才加上去的：

「很妙欸，這幾天的太陽雨就像我明明想笑著跟你道別，卻還是忍不住眼淚。所以我們邊笑邊哭著。」